

● 囧 ●

多年後，每當阿谷回想起身高矮小的大弟，總會在心底冒出阿母親暱叫喚大弟小名「阿國」時的表情。對阿谷來說，阿國和自己是年頭年尾同年生的兄弟，只是兩人雖是同年生，但戰爭年代營養不良，阿國身高足足少上阿谷半顆頭之外，阿國還是個跟屁蟲、愛哭鬼……與最討厭的放屁蟲……

回憶那些年，太平洋戰爭從一九四二年開始火熱，大日本帝國已經打遍亞洲無敵手，不管是以腳踏車戰法快速前進的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將軍，徹底征服馬來亞和新加坡，打得英國人落荒而逃，還是本間雅晴中將狠狠踹走在菲律賓馬尼拉的麥克阿瑟，讓美國人狼狽撤退到澳洲去。這幾年的大日本帝國，真是左腳踩踏中國的蔣介石，右腳狠踢鬼畜英米，十分風光。

只不過對身在台灣的人來說，一九四五年的二月春，這些戰爭捷報對才十歲大、身為家中大哥的阿谷來說沒有太多感觸，只有在高雄港區工作的阿爸每次放假回家，坐在藤椅上看新聞紙上印著日本戰功時，阿爸便無比感嘆，戰事已到台灣，美軍常來高雄港口丟炸彈，航運又被封鎖，食物必須配給，身為庶民實在可憐……雖然年紀還小，但阿谷明白阿爸的感嘆，戰功是別人的，飢餓是自己的，但弟弟阿國明明每天只吃蕃薯籤沒吃肉，為什麼能不斷放臭屁——

阿谷瑟縮在床角入睡時總如此思索，這實在太不合理，自己和阿國吃一樣的食物都不放臭屁，阿國沒吃肉怎麼可以放臭屁……

看來阿母肯定還有給阿國偷偷吃好料，才有放屁的材料……

就像此刻，阿谷和大弟阿國一起走在海邊防風林內，木麻黃隨風晃盪之下，前方的阿國彎腰撿拾地上的斷木，就當阿谷的面撲一聲放臭屁，讓身為大哥的他一臉無奈，開口就是臭罵。

「臭屁人莫過來——」阿谷快步與阿國拉開距離，讓阿國十分無奈，肚子脹氣就要放，又不是自己想要，但阿谷哥命令自己不能靠近，就只能就地停下，直到噗噗腹氣放盡之後，看阿谷哥已走到前方幾十公尺處。日本時代，政府在沿海地帶廣植防風林，有將近兩百公尺寬的木麻黃、黃槿或水黃皮，還有進不去的荊棘刺林投……防風林除了防風防砂，平日也是眾人撿柴地，對兩兄弟來說，也不管樹種是什麼，阿母交代，只要能送入灶的就是好柴。

只是寬廣的防風林中，阿國仰頭看高聳的木麻黃樹梢漏下日光，防風林是許多動物棲息處，一隻鷺鷥正拍翅飛起，遮蔽日光閃爍，阿國聽四周風聲呼呼沙沙，樹影彷若鬼影搖晃，阿國一驚怕，趕緊快步追上大哥。

「等我啦——阿兄——等我——」

阿國緊張快步，一腳踩到地上的溼潤青苔而摔跤，懷中枝柴喀啦喀啦落滿地。阿谷走在前方，本不想理會摔慘的阿國，但阿母交代柴不可濕，阿谷趕緊回身跪地撿拾，將長短柴棍撿回懷中。


阿母萬千叮嚀兄弟倆，不論枯木長短，每次去防風林都要帶柴回來，由於需走近兩公里遠才能來到這片防風林，兩兄弟還得更早出門，免得枯枝先被附近孩子撿光。若是地上落下的枯枝撿不夠，阿谷身為大哥，還得仰頭看向樹幹高處有無枯枝，阿谷的身手比阿國矯健許多，先爬上樹幹後，雙手攀著枯枝就往下跳，啪啦一聲將枯枝拉斷，也搖下飛散滿地的黃葉。

兄弟倆沿著防風林走到樹林邊際，站在大樹邊看見遠遠的高屏溪口，鹹鹹海風正迎面襲來，風大得讓兩人都快站不穩，海砂隨著大風成為一道沙牆撲來，吹入兩兄弟口中，兩人連忙吐出口中細沙。阿母說過，若沒有這一大片防風林，海砂會從海邊吹到屋子裡，田裏面的菜都養不活，附近漁塢很快被風沙填滿，人就得餓死。

「阿兄，我真想欲去大海掠魚來食……」阿國看著大海與沙灘，忍不住想跨過界線去到前方。「莫憨啊啦，你袂使過去！」

阿谷趕緊制止阿國這念頭，畢竟海岸是大人口中的禁區，這一年因為戰爭，阿爸阿母叮嚀小孩千萬不要去沙灘邊，要是遇到士兵巡邏，真有可能會被射擊……阿谷與阿國只能站在防風林邊際，望向海面上來去高雄港的大小船艦，儘管航線已被美軍封鎖，能走的大船不多，但對兄弟兩人來說，來回港區的巨大船艦在海平線上輪廓十分清楚，真想靠近看看這些船艦有多大。

「阿爸……就在那邊工作喔，那邊就是高雄。」阿谷轉過



身，沿著船開出的航線方向看去，便知道哪裡是高雄港，阿國眯眼許久，儘管看不出所以然，阿國卻還是用力的看起，彷彿只要不斷的看，就能看到高雄港中阿爸的微小身影。

兄弟倆回到家，將柴薪擺放在大灶旁，隨即在飯桌上一口口喝下細瘦的蕃薯籤粥，明明沒有可咀嚼的硬米和薯塊，但阿谷依然裝作咀嚼模樣，彷彿過年大口吃肉。阿谷順口和阿母說起最近的田間觀察，屋後旱田收成的番薯只有小小膨起的根，像一個消風的汽球。這年頭連蕃薯都長得苦，阿谷回頭看身後乾瘦的阿國，每個孩子都和田裏的細蕃薯一樣，怎麼澆水都長不大。

「阿母，就是因為阮無吃物件……無屎來沃肥，蕃薯才會生這麼小粒。」

聽完阿谷所說後，阿母先是看向弟弟阿國，再看向身旁兩個還在吃奶的弟妹。阿母雙手隨放下碗筷，阿谷本以為阿母要討論肥料事，沒想到阿母右手高舉，隨即啪聲賞阿谷一大巴掌，開口大罵時還噴出米粥到阿谷臉上。

「無吃物件就沒屎好放，這有啥物奇怪——」

半臉熱辣間，阿谷當然明白人沒東西吃，哪來屎尿肥的道理……他只是不能理解阿母為何要落下這一巴掌……讓他滿出眼眶的淚珠摻米湯。

「無肥料……我共你埋入田中作肥料！」

阿母氣憤的瞪著阿谷，食指伸向前，把噴向阿國臉上的米粒刮回來吃掉。

阿谷儘管牙齒打顫，卻只能安靜不應聲，低著頭將眼淚配粥吞。年紀尚小的弟妹睜大眼看向阿谷，弟弟阿國儘管明白阿哥所想，卻只能乖乖不發一語，低下頭吸著米湯。

近日阿爸在高雄港的倉庫管理工作十分忙碌，明明林園距離高雄港也沒多遠，阿爸近日卻因為軍事港區人員管制的緣故，每每超過半個月未得放假，只要阿爸不回家，阿母便要阿谷這個大哥一定要當榜樣，不能說這種「沒東西吃」的喪氣話。

其實阿谷看阿母一邊家務，一邊帶大兩個襁褓中的弟妹，人手不足的狀態下，阿谷當然明白阿母的話語——「長兄就是阿爸」，但阿谷又常想，自己才十歲大，身材如此瘦小，當什麼「阿爸」啊……

阿谷走向水缸邊，看向水面倒影中的臉頰指痕而心傷，阿國走來細聲問起：「阿兄……搨會疼無？」，阿谷只能安靜無語，靜謐間聽見四周蛙聲嘍嘍與蟲聲齊鳴。

阿谷別過頭去，不想讓阿國看見自己充滿臉頰的指印。

※

尋常之日，旱田事忙完後，阿谷阿國兩兄弟倆抱些草料丟給竹棚老母雞，還順手抓隻小蝗蟲給老母雞加菜，盼望老母雞每日下蛋。隨後，阿谷又和阿國去防風林那邊撿樹枝，兩人體型小，抱回的柴火總是兩、三日就用盡，只要有空就得去撿柴。

兩人邊走邊尋柴，今日防風林內沒有多少柴火可撿，總不能將矮木砍斷帶回家。阿谷身為大哥，正無奈無柴薪收成之際，身後阿國又餓又累，竟先放個屁，噗噗之後啜聲高喊。

「阿兄……我想欲呷卵啦……」

阿國竟說想吃蛋，過年過節都不一定能吃到蛋……阿谷聽見阿國的哭聲，阿母那天賞下的巴掌便更加熱辣。

「沒物件吃……嘛不是我害的……」

阿谷些許惱怒，刻意與阿國拉長些距離，以免被哭聲沾染情緒。只是都找沒柴火，兩人愈走愈餓，眼看不能交差時，突然一陣大風吹來，木麻黃樹上一段枯枝便喀啦落下。兩兄弟終於找到落下的枯枝，這才踩斷分成數節，兄弟倆一人抱一把走出防風林準備回家，快走出林間之時，卻看見前方一隊日本士兵列隊走來，數十個軍人身負圓鍬十字鎬，在防風林外的泥路上整隊，面對軍官立正敬禮，聽從任務指令。


「伊佇咧創啥？」阿谷停下腳步等阿國跟來身邊，兩人掩身在灌木叢後只露出兩隻眼，看向準備勞務的日本兵隊。

午後一點半，儘管才二月，南國的陽光已十分毒辣，眾日軍兵士儘管戴著遮陽帽，也無法遮起臉上疲憊，身軀早已被汗水濕透。幾個負責測量的士兵先在地上用木樁打下四個角，隨後用長長的麻線拉出四邊範圍，再讓士兵用鏟子向下挖掘。士兵們圓鍬鏟子鏗鏘鏘鏘在地上撞擊，眾人們一起作業，有人挖掘有人鏟土，有人搬去巨大的石頭，不久後，已在地上挖出三十公分左右的淺坑。

只是對阿谷阿國這兩兄弟來說，這些軍人要挖的坑，竟然接近四米乘六米寬大，這些大人不幹正事，也不種田餵飽肚子，竟然沒事往地下挖大坑？兄弟倆面面相覷，儘管飢餓讓兩人精神不堪，但兩人實在好奇。

「阿兄，伊到底佇咧創啥？」阿國不解問出聲，阿谷趕緊遮住阿國的嘴，但一旁日本士兵聽聲轉頭，發現樹叢後方躲藏兩個小孩，便停下手上的十字鎬轉過身來，用力瞪向草叢這方，兩兄弟倆一看被發現，趕緊連滾帶爬，抱起柴薪從另外方向跑回家。

兩兄弟猶記得阿爸耳提面命，面對警察與軍人要恭敬立正，過往阿爸在家時，要是帶兩兄弟出門去市區，只要路上看到警察或軍人，都會停下注目禮，讓兩兄弟此刻看到嚴肅的軍人便忍不住發顫。



儘管對軍人畏懼，但這防風林外的巨坑對兩人來說實在太稀奇，更何況軍人們一連挖上十來天，終於將這泥路上一排十數個方形大坑全挖深。不只兩兄弟好奇，附近的孩子與農人只要經過，全都跑來附近探頭探腦，偷看軍人挖大坑。

這日，當阿谷和阿國去撿柴時，又忍不住站在一旁樹叢後偷看，等軍人施工休息喝水時，一位日本軍官索性走來這數個孩子面前，本來兄弟倆想逃，但這日本軍人開口喊。「免驚啦，愛看就過來看！」

原來這日本軍官是個台灣人，說起話來十分客氣，讓兩兄弟停下欲奔逃的腳步繼續偷看，只是阿國實在忍不住好奇，馬上開口問起，眼前大坑到底要做什麼，這軍官先伸手比向防風林外的海波浪，再比向前方的深凹土坑。

「若是米國人的戰車對海岸邊開過來，經過防風林後，就會對遮摔落去。」

「戰車？」這是阿谷阿國兩兄弟從未聽過的辭彙，忍不住面面相覷。

「這附近的海邊，只要是米國戰車有可能會開過來的所在，咱坑攏挖便便佇等矣。」

軍官手指比向遠處沙灘，不管是林園還是林邊，這附近



的沙岸後方防風林後都已挖出大坑洞，米國人的戰車要是攻上來，只要開過防風林，想搶灘到馬路上，戰車要不掉在洞內動彈不得，要不在大坑前停下，而被駐地的日軍攻擊。

「戰車是生做啥物款？」阿谷竊竊私語問向阿國，阿國也好奇問向軍人大哥。「阿兄，戰車是會泅水喔？」


對農家孩子來說，只看過載人的軍用卡車，但就是沒看過能過海的「戰車」，海上又為什麼會有米國人進攻，讓孩子實在難以聯想。

「不是啦，戰車袂泅水啦，是船仔載來的……戰車就親像一個大鐵箱仔，腹肚內一枝長長的炮管，碰一聲會發射砲彈。」

「你有看過嗎？」阿國好奇追問，不過這個軍人大哥也只是聳聳肩。「我當然無看過美國的戰車，若是會看到……就慘矣……」

見有軍人能解答，附近幾個孩子都好奇湊上，聽軍官解說後，阿谷便與阿國想像一個巨大的方鐵箱，兩旁有著比小孩還高的巨大牛車輪，從煙囪一樣的砲管中發射砲彈入大海，可以打死大魚，只要大魚浮到岸邊，一個月都有魚肉吃……

當一排十多個土坑都被士兵挖完後，一個個超過五米深的巨大坑洞對孩子來說，就是靠近看也不敢，畢竟阿谷和阿國身



高還不滿一米二，要是真的跌落土坑，只靠自己肯定是爬不回地面。也就是如此，兩兄弟才能理解美國戰車到底有多大，大到需要這麼大的坑，才能摔落一台戰車。

大坑就在防風林附近的泥路上，數天過後，春季的午後大雨嘩啦響，一個個大坑洞隨著雨季連綿的雨量，各自積起二、三十公分的水，再過幾天太陽日照，水不是蒸發就是滲入土內。阿谷和阿國有時路過，都會好奇探望坑底只剩淺淺數公分水面，蜻蜓下卵在水面上，點出許多漣漪。

「毋通過去啦。」阿國好奇想向前看，阿谷趕緊拉起阿國的手，怕他摔落大坑去，誰都救不起。

大坑在此，起初四周大人小孩都不免好奇，但再過數日後大家也就習以為常。隨後雨季到來，濕氣瀰漫田野間，青蛙毫不客氣嘍聲整夜。日前降下的雨水還沒從大坑的土底漏去，便隨即又被大雨補滿。連續數日落雨過去，大坑已裝水七八分滿，變成一個個方形水塘。

往後連續大雨日，家中柴火燒盡又不得補充，阿母深怕沒火可用，趕緊叫喚阿谷和阿國細雨中撿濕柴。兩兄弟快步往前走，卻沒料到走過大坑時，竟然聽見此生最為巨大的蛙鳴。「囀囀——」劇烈蛙聲在坑中彼此交響震盪，音量混合如音箱共鳴放大。阿谷和阿國被這蛙聲驚嚇，起先面面相覷，小心試探前進，靠近到十公尺後便不敢靠近……

「你抔石頭入去看嘍……」阿谷如此說，阿國便站定遠遠丟入石頭，撲通水花一聲響，小小水花濺不出坑，蛙聲突然停下數秒，而後又重新開始其鳴：「嚶嚶嚶——」，聲響比先前更加響亮，兩兄弟不由得想像大坑內有隻極巨大的蛙妖啊，如此一想，阿谷更是不敢靠近，驚的抱著柴火轉身，踉蹌奔逃回家，讓阿國一看也只得大喊。「阿兄，等我啦——」


只不過兩日後天氣放晴，兩人又去防風林撿枯樹枝當柴火時，遠遠看見一個大人在大坑邊拿長竹揮舞，兄弟倆先是愣住，眯眼細看這男子，竟在竹子的尖端綁上釣線，對著大坑垂釣，手起竿落，遠遠看來不知道釣上什麼。

大坑挖沒有幾個月，怎可能有魚可釣，兄弟倆又面面相覷，滿懷柴薪忐忑又好奇，既然有大人在，肯定沒蛙妖吃人，兩兄弟趕緊奔向前去。

「阿伯，你抔咧創啥？」阿谷問。

「你家己看。」阿伯忙垂釣，無暇理會兩個孩子，兩人看有大人肯定安全，這才靠近先前不敢靠近的大坑，才知曉原來數月過去，每個大水坑中都有百來隻大大小小的青蛙，浮在水面上彼此堆疊，下方似乎還有數不盡的蝌蚪。

阿谷細看向阿伯手上的竹竿釣組，釣線底綁上金屬塊，有重量方便垂底，釣勾上沒有倒勾，刺入蚯蚓後就把釣竿往大洞



下甩，甩下的釣線勾還沒碰到水面，青蛙群便二話不說跳起搶成一團，先搶到蚯蚓的青蛙大嘴一含便上勾，隨即被阿伯抽竿而仰頭拉出坑，青蛙四肢甩動掙扎脫勾，阿伯隨即彎身握起黏膩的青蛙丟入木桶內，木桶中隨即又是青蛙彈跳的咚咚響。

「阿伯……你佇咧釣四腳仔喔？」

阿國追問，阿伯回看兄弟倆一眼，便把身邊這有蓋的木桶傾給他倆看，木板掀開一小角，木桶中密密麻麻的青蛙眼，青蛙一看有縫隙就要逃，小蛙踩上大蛙背就往上跳，阿國趕緊將木蓋推回，隨即又聽到青蛙咚咚撞木板響。

阿伯釣滿一桶虎皮蛙與赤蛙，儘管如此，池中還是滿滿一大坑蛙，真不知這些青蛙吃什麼長大。阿國好奇追問阿伯，阿伯匆忙間拉起釣竿。

「無蟲通吃時，就吃家己人啊。」

「四腳仔要怎麼吃？」阿國又問起阿伯現實問題，阿伯卻收竿，提起木桶準備要走，隨口應答。

「腹內去去，洗乎清氣，就煮來吃矣。」

阿伯提起一桶青蛙便離去，留下阿谷和阿國低頭看大坑，水面上仍有滿滿青蛙在浮泳，一顆顆大眼睛探向天空，這洞實

在太深，青蛙怎麼蹺腿也上不來。

「四腳仔會當食？」阿國問向哥哥阿谷。

「阿母無煮過，我嘛毋知影。」阿谷搖搖頭。


那天回到家，阿谷看著餐桌上的米湯和蕃薯葉，與阿國相視一眼後，阿谷小心翼翼地問起阿母關於青蛙的事，阿母一聽又放下筷子。

「四腳仔袂使食啦，你阿嬤吃了中毒，差一點死去！」

阿母不給家人吃青蛙，只因阿嬤先前吃青蛙差點中毒死掉，只是兄弟倆又回想，鄰里孩子間流傳的知識，不能吃的是身上有疙瘩的蟾蜍啊，只不過阿谷並不想與阿母爭辯，匆忙解釋是聽到鄰居小孩要吃青蛙，並不是自己要吃，免得阿母又打他一巴掌。

只是那幾日，阿谷心底依舊掛念，釣青蛙的阿伯說青蛙可吃，不然阿伯釣那一桶青蛙回去幹麻？如果內臟掏乾淨，洗乾淨又煮好就能吃，為什麼別人可以吃，但自家不能吃？阿谷心底自問自答，走在防風林收拾枯枝，又聽到阿國在後方哭餓。

「阿兄……我腹肚足枵……」



阿谷身為大哥心底忍不住酸楚，家裡真窮，有時連養母雞的鋪墊雜草都要去和人討，甚至要趁天沒亮時去別人家田埂偷割草……加上戰爭時節大家米缸中都無米，總要等阿爸回家帶配給回來才有米……在這樣漫長的飢餓缺乏下，阿谷真想吃看看青蛙是啥滋味，只是兄弟倆沒有釣線和釣勾，戰車大坑又實在太深，要是小孩跌下便根本不可能上來，又怕被阿母發現……

只不過這日清晨時間，阿谷先聽到母雞咯咯聲，睜眼醒來後，才發覺四周青蛙豪邁狂鳴，彷彿青蛙一舉佔領世界，曬聲混雜雨聲，阿谷馬上意會到今日與前幾日不同，阿谷馬上就翻過身，湊在阿國耳際細聲說起。

「今仔日……咱來去掠四腳仔！」

起床後，兄弟倆與阿母說起要去撿濕柴，等兩人去林間撿好柴火之後，謹慎等細雨暫歇，兩人方才走去戰車大坑附近一看，沒想到靠近才知，大雨數日後，坑中水面只差地面十來公分，許多大青蛙彈跳能力較佳，早已踩在其他蛙背上跳出水面，來到坑邊泥地上亂竄，四處尋找交配的機會。

阿谷與阿國站在草叢泥濘間，看向四周地面都是逃出坑的大蛙，彷彿來到被青蛙進攻包圍的世界，兄弟竟愣住不知該如何，轉頭看向四周小雨瀰瀰視線不清，此時就算阿母出來，也不可能看見彼此身影。兩兄弟終於不再遲疑，相望一眼之後馬上低頭抓起青蛙，沒有水桶能裝蛙也無妨，兄弟倆野地長大，馬上跑去路


邊折根竹條，用石頭敲掉雜枝後，便成為一隻大竹籤，馬上跑回到大坑邊，伸手抓住體態較大的虎皮蛙與赤蛙，手一捏讓黏膩的青蛙開口，竹籤直接插入青蛙大嘴中，再從尾部刺出。

滿地青蛙，兄弟倆沒幾分鐘就串上十來隻，成串青蛙未死透四肢蹬著，兩人貪心不斷來回，一人三、四串便已足夠，再多也提不動。

「來去防風林那邊烘……」阿谷提起蛙串呼喚阿國，兩人快步先去灌溉的溪溝邊準備，水氣氤氳間，阿谷蹲在溪溝邊伸手拿起一片薄頁岩，在路邊大石上敲磨幾回，便用石尖當刀片劃過青蛙的肚皮，薄嫩蛙肚被石尖切破一條線，滿肚粉色內臟隨即流出。青蛙被竹子串過身體，早已體虛不堪，等開腸破肚也無力逃去，一隻隻癱在地上只剩腳跟微微顫動。

不久後，兩兄弟清理完青蛙內臟，洗去蛙身體表的黏液，便快步提著蛙串來到防風林。儘管落雨數日，地上滿是濕柴，但總有樹蔭較密處，兩人躲在一棵大木麻黃下，順手挑選落葉，再將木麻黃的枯黃針葉堆疊成小山。

阿谷摸著口袋，從廚房五斗櫃的抽屜內拿出只剩兩支火柴棒的火柴盒，只有兩支火柴棒，代表生火機會只有兩次，必然一次就要成功，阿谷小心翼翼將褐色火柴頭劃過盒邊的黑粗紙，嚓聲點燃一根火柴棒後，阿谷小心將這飄搖的火苗放置在枯黃草葉上，等待火苗沾染四周枯葉，初生的火焰漲起又消退，



潮濕落葉讓火焰退縮幾回，阿谷屏息許久，深怕鼻息將火苗一股噴熄，直到火勢順利長大，阿谷趕緊覆蓋乾葉，再吹氣助燃，終於將這小小的篝火燒起。

「緊來烘啦！」阿谷與阿國小小雙手將木柴堆上，篝火燒起便不怕熄滅，兩人這才鬆口氣，手邊青蛙已掏好內臟串起，直接拿起青蛙串就在火燄上方烘烤，順便烘乾兄弟倆身上的潮濕水氣，數分鐘過去後，青蛙肉香已四溢，蛙皮下的脂肪在火中加溫而瀰漫出香氣，馬上讓兄弟倆的腹肚滾滾哀鳴，阿國站一旁吞口水，還沒吃下青蛙，便又放出幾個噗噗大臭屁。

早已烤熟的蛙身上冒出滾燙的煙氣，靠近火的那面都已燒焦，冒出平常都不曾聞過的焦香，阿谷趕緊抽起竹串，吹涼後再小心剝開蛙皮，只見一旁阿國被香氣燻得急躁，手指直接觸摸蛙肉，燙得趕緊抽回手。阿國先呼呼吹涼指尖，再小心吹涼烤蛙，只是蛙肉香被吹出，真是讓人愈吹愈心急……此刻兄弟兩人腹聲如咚咚鼓鳴，各自吹涼烤蛙一隻，終於能用指尖觸摸蛙肉，先用指甲捏起蛙皮撕去，這才一口咬下蛙腿肉緩緩咀嚼……

肉，真的是肉，儘管部分蛙皮烤得焦脆帶苦，但蛙肉香實在太可口，阿谷一口口咀嚼蛙肉，索性坐在地上癱住，太久未曾吃到肉的滋味，讓他光是含一塊蛙肉在口中，身體竟激動到發顫，一股淚意無所控制，從眼眶不斷冒起，從下巴滴落地面的枯葉。



弟弟阿國吃下一口蛙肉，一旦嚐到肉味後，阿國再也無法收拾，嘴唇都打顫起來。兩人癱坐地上，囫圇吞棗吃起烤蛙肉，儘管滿屁股沾滿地面雨水，身體也溼冷，卻無法壓抑內心的炙熱，原來光是能吃到肉味，讓舌頭感受脂肪，就能讓眼眶含滿淚珠……


從抓青蛙到準備烤蛙花上半小時，吃掉全部蛙肉卻只用去幾分鐘，蛙肉實在太香甜，就連沾到肉味的竹子都得舔上幾口，好想再吃，但時間有限，必須要抱柴薪回家去。

回家路上，阿谷抱滿懷中濕柴，停下腳步看向阿國。

「有……腹肚痛無？」

「無……」阿國打個飽嗝，口中盡是蛙肉味，腹肚無感，不像阿母所說那麼危險。

回家之前百公尺遠，兩人又深怕被阿母發覺，趕緊放下柴薪後在地上滾著兩圈帶土味，再刻意淋雨沖去身上煙氣，返家後阿母果真沒發覺兩人在外吃過烤蛙肉，畢竟下雨日，所有外頭的工作，不管是田事或撿柴都全身濕，阿母看兄弟兩人回家時全身溼透還帶泥漿，看來肯定是撿柴時跌倒弄得一身濕泥，窮人小孩不可生病，阿母趕緊將兩兄弟全身擦乾，將濕柴堆灶邊烘乾，應該可以再燒三日。



只是阿谷阿國兩人心底還掛念蛙肉香，雨停之夜，床板上兩兄弟襯起透入的月色微光，看向彼此滿足的臉龐，既然肚子沒痛，就肯定可吃，兩兄弟彼此睜眼互看沒說一句話，卻都能明白彼此內心想說的話。而阿谷更沒想到，自己竟躲在涼被中放出屁，噗一聲後，只見阿國捏鼻忍耐打開被子搗風，但對阿谷來說，這可是滿肚蛙肉的奢侈屁氣啊，自己竟第一次不覺得屁臭。

往後的幾日，阿谷與阿國每天主動出去撿柴吃蛙，直接從家中大灶中拿一塊燒紅的木炭，出門前放在竹筒中蓋著，帶到林間時直接倒在枯葉上吹燃火苗，比火柴更實用。兄弟倆就這樣吃上幾天的青蛙，為避免被阿母發現大便多了些，兩人還在防風林內挖個小坑，就排便在其中後埋起，覆蓋落葉湮滅痕跡。

只是隨後放晴的日子，附近孩子隨即發現戰車大坑彷彿青蛙聚寶盆，大家都來抓，甚至有個子高大又通水性的孩子，直接帶竹簍跳下去，用手將大小蛙塞滿竹簍後，上頭孩子再伸下竹竿下來，讓大孩子雙手抓著竹竿，腳踩坑壁爬回地面。兄弟倆遠遠一看別人捕蛙便只能哀嘆，自己只吃上幾次青蛙，就看到這麼多人將青蛙都撈走，甚至還有蛇想來吃蛙，只不過在草叢中探起蛇身一看，見人群洶湧便一溜煙的逃逸，只剩草叢中搖晃的草影。

「唉！若攔有蛇肉通吃就卯死矣——」一個年紀長些的孩子沒抓到蛇直呼可惜，只要有肉能吃毫不浪費，物資缺乏的時代，不管是蛇蛙鳥鼠，抓得到的動物，都將入口中填腹。

數個晴日過去，數個戰車大坑內的青蛙已被撈剩無幾隻，明明聽得見四周的青蛙叫聲，就是去找太費力，不像在大坑邊隨手撈就有，畢竟大家都太飢餓，一有得吃就被吃光。兄弟倆的蛙肉秘密只維持幾回，擔心孩子抓蛙的消息傳給阿母知道，兄弟倆只得低調，當作沒這事發生。

只是阿谷和阿國耳際總是難忘蛙聲，屢屢在旱田耕作時彼此說起。「我攔想欲食四腳仔……」飽食的幸福太難忘，吃完也沒拉肚子，阿母也沒發覺，既然如此，還真想再多吃幾回……

春末夏未至，蟲蛙依然叫得囂，這日大雨後，兄弟倆在路邊割芒草，準備帶回去晒乾給母雞鋪窩，阿國便在他身後說起。

「阿兄，你腹肚佇咧叫……」

明明有幾步距離遠，阿國竟聽見阿谷的腹肚正嚎啕，阿谷將芒草折起，放在地上用腳踩疊製造雜聲，試著覆蓋住自己的腹鳴。

「我想欲吃肉……」阿國又低聲抱怨。「吃四腳仔肉……」

「袂使啦，這馬去掠四腳仔，一定會乎阿母發現。」阿谷扛起芒草對阿國喊起，有下雨才能去填飽腹肚。

回到家後，阿谷卸下滿身芒草，午後天氣終於從陰轉晴，看陽光露出雲縫，田事太多，阿谷便被阿母叫去照料老母雞。

「阿國？」阿母在屋中幾次叫喚，這才發現阿國不見人影，沒在大廳也沒在倉庫。

「阿國覘兜位去？」面對阿母詢問，阿谷搖搖頭，被阿母叫去後便去工作，沒注意阿國有沒有跟來。阿谷這才四處找著阿國，只是心底不盡起疑，會不會阿國先跑去大坑抓青蛙，但阿國是個膽小鬼，沒有他這個大哥作伴，肯定不敢自己一個人去……

但在屋邊找上一小時，阿國依然沒消沒息，阿母返回田事忙累後，躺回床邊掀開衣領，露出雙乳餵起弟妹，一邊碎唸要是阿國回來，肯定要拿竹掃把好好教訓，罰他跪祖先牌位一整天。

身為大哥的阿谷內心不安，時間一算，若是阿國去防風林內烤起鮮嫩蛙肉，早就大吃過癮，阿谷心底哀怨阿國竟不等自己，要是這蛙肉秘密被阿母知曉，便會從此禁止兄弟倆再去抓蛙，這樣算來，阿國可是比自己多吃一次烤青蛙呀，可真是不公平。

「阿母——我去揣伊——」阿谷喊叫著，藉口要去找阿國，先快步跑到近兩公里遠的防風林間去。愈是快步跑著，阿谷心底便愈是飢餓，濃郁的不甘自心底汨汨冒起，阿谷咬牙遠遠看向林間，真的有火燒起的白煙，肯定是阿國——只是當阿谷跑去林間，才發覺是之前看過的日本軍人們在燒落葉，他們先將滿地的落葉集中，隨後在監督下燒去。

「阿兄……你佇咧創啥？」

阿谷這一問才知曉，原來是軍人們避免林間落葉太多，將要進入夏季天乾物燥，可能會在炙日下引發火災，所以先預防性的將落葉集中燒去，沿海防風林的用途可不只是防風，戰爭時也能躲藏軍隊在其中，好迎頭痛擊上岸的美軍，千萬不能受損。

「阿兄……你甘有看到阮小弟？」

匆忙間，阿谷問起先前曾交流過的軍人大哥，但附近小孩眾多，沒人記得阿國是誰。既然阿國不在這裡，阿谷馬上轉身，喘息著跑出防風林，遠遠看見前方大坑處，許多人影看來十分熱鬧，手上還有竹棍往大坑裡面刺，阿弟肯定也湊在人群中抓青蛙。

阿谷從未想過自己能如此跑步，不斷喘息靠近人群，還以為站立的其中一人是阿弟……直到阿谷低頭，才終於看到阿弟——

阿國面部向下，正在大坑的水面上飄浮，手上還緊抓著一根尖細的竹子，一旁人正用竹竿觸碰阿國的背，阿國便在水面冒起陣陣漣漪。

「阿谷啊，已經有人去揣你阿母……」個子高些的大哥先匆忙喚住阿谷，再將竹棍伸下水面，試著將阿國在水面中翻過身來。數小時過去，當大家艱辛的將阿國翻回正面時，阿國整張臉已泡水發白，臉龐發脹……

看在阿谷眼中，阿國原來瘦得不像樣，死後身軀泡水，竟

是阿國看起來最白胖的時候……

沒多久，阿母懷中背著小妹，牽起一歲才學走的小弟來到坑邊，眾人看到阿谷的阿母已經到來，紛紛退開，讓阿母靠近大坑邊。

阿母先是喘息許久，畢竟身上孩子十分沉重，路程又遠，快步走來此處已全身汗濕，真面對阿國的屍身時，阿母沒多半句話，隨即搶過一旁人手上的竹棍，想要將阿弟勾上，但水面此時距離坑口一公尺高，儘管阿國體重輕，卻也無法用這樣系的竹棍將阿國勾上來，阿母便隨即跪地，雙手捧土推回土洞中，彷彿要填平坑洞才能撈回阿國，讓眾人看著也不知道該如何阻止，直到防風林間的軍人們發覺不對勁，跑上前來拉開阿母。

「阿國——」阿母仰頭嚎啕，慌張崩潰間也差點拉著小弟小妹滑跌入坑中，四周人趕緊拉住阿母，免得她真掉入水中。

阿谷身為大哥，看著坑中阿國的發脹屍身，又看著崩潰的阿母失神吼叫，隨即跪坐地上牙齒打顫，明明就快要入夏，阿谷卻全身汗濕冷得發抖，彷彿自己也掉入水洞中，失去氧氣，即將溺斃。

不久後，四周的農家人紛紛來幫忙，有人雙手合十，有人嘴中唸禱，有人在阿母身邊哀悼。附近農家男人紛紛到來後，方才有懂水性的大人跳下水坑，將阿國的身體綁在竹棍上，一

拉一拖送回地面。阿母看躺地不動的阿國眼睛瞪大，只能深吸一口氣，發抖的指尖闔上阿國瞪大的雙眼。


幾個男子抱著阿國屍體，帶回家中旱地上擺放，阿母看躺地不動的阿國，口中只能喃喃。

「攏是命啊……彼當陣我想共你阿弟送人，去滿洲國揣頭路……是你阿爸講……有第二個嬰仔就留在台灣……」

造化如此弄人，當年阿爸曾思索去滿州國討生活，只是阿母體弱，帶著阿谷就已耗盡心力，所以想將第二胎阿國送人養……只是最後捨不得送走阿國才決定留在台灣，未料阿國在多年後還是離開自己……

或許早明白阿國無緣當自己孩子，當阿母眼淚落盡後，只得冷靜面對後事。窮人家面對如此之事，沒請道士沒招魂，夏日入夜前就得埋葬阿國，免得泡脹的屍身發臭。身為大哥要扛起一家，阿谷便拖著阿國身體，來到家屋後方的旱田角落。阿谷拿起木鏟挖到一尺深便掘得滿身大汗，這深度幾乎就能埋葬自己，儘管腹肚發出鳴聲抗議，但阿谷竟不覺得餓，母子兩人一起將阿國的屍身葬在土坑中，覆土之前，阿國才問起棺材問題，阿母又細聲哀怨。

「有錢人才買得起棺材，咱連飯攏食袂飽……」



阿母罵阿谷不懂事，但這次沒賞他巴掌，只哀怨著低頭落淚，阿谷趕緊把土覆蓋住泡過水的阿國，遮住口鼻再遮住眼睛，至此不見面貌，阿谷只知曉一年後請人撿骨時，阿弟將肉身消盡，化身白骨……

「散食人就係按呢……以後有錢再來請道士超渡你阿弟……」阿母葬完阿國，落淚數滴後，回到家去洗乾淨身軀，失力躺臥床上，掀開衣領以雙乳餵養弟妹。

入夜之際，阿谷回床上看弟妹年紀小，母乳是兩個嬰幼兒少數能吃到的好東西，儘管小弟也已經開始吃米湯與蕃薯籤，若是餓著不滿足，隨即含回阿母的乳頭吸吮乳汁。阿谷在一旁看阿母身軀乾瘦，肋骨節節分明，雙乳垂下時能清楚看見膚下的紫藍色靜脈，靜脈像某種地下生物似的攀爬阿母的乳房，讓阿谷看著便屏息。

阿母欠了欠身，調整好餵養兩個孩子的角度，對阿谷來說，阿母的纖瘦姿態像病弱的動物，他一時間心酸起，忍不住落淚滿床沿……儘管阿國死去多讓人傷懷，但家中並非只有一個孩子，阿母只能一邊餵養孩子，一邊如常叮嚀。

「你要會記得去撿柴，已經無柴通好用矣。」

阿國意外死去，但其他孩子還活著，要活下來就要吃食，這是阿谷第一次明白，原來窮困之家連傷懷的條件都沒有，便



要挺起身子繼續過日子。只是阿谷隔天睡醒，沒看見床邊的阿國，少一個人擠在床邊便頓失暖意……


儘管與阿國有親密的手足之情，但阿谷總在夜底揣想，阿國會不會深夜之時從田間埋葬處爬起……畢竟阿國死得這麼冤屈，他打滑而摔入水坑之時，肯定呼喊過「阿兄救我啊！」，手上握著的尖竹籤卻沒放手……阿國嘆嚙沉入水下，四周肯定都是青蛙看著他……

阿弟會不會從葬坑之中爬起，濕濡黏膩的在床邊訴說溺水的痛楚與恐慌……

只是阿國喪生帶來的傷懷只有幾天，飢餓便比思念更實際，阿母隔日領到一包救濟白米，儘管倒入米缸後依然只有薄薄一層，但阿谷難得吃到一小碗白米飯，咀嚼口中時心底難受，彷彿阿國以生命換自己一餐飽食，但聞到白米香，卻又彷彿暫時忘卻阿國……

只是幾日過去，阿谷總在獨自撿柴火時回想這個會放臭屁的阿弟，有時走到田路上，只要聞到路邊傳來異味，阿谷便忍不住轉頭，緩緩回身看向後方……最初擔憂阿國化身為鬼的恐懼也漸漸退去，只剩一股比阿國屁氣更濃郁的惆悵，阿谷總在防風林間找柴火時，總是望著大海波浪，忍不住啜泣出聲……

也正因為阿國的死，許多孩子們如今不再靠近戰車坑，或



許是死亡的恐懼，或許是家長訓誡，孩子們紛紛繞路過去。阿谷遠遠站在防風林邊看向大坑，畢竟那是一個裝滿悲傷的水坑，不宜再靠近。

一週過去後，儘管阿國之事已捎人帶給阿爸，但阿爸還沒回來，阿母講要帶弟妹去爸高雄港一趟，與阿爸相聚些許時日，順便帶小妹去市區看病。阿谷知曉阿母此行的任務，便自拍胸脯說：「無要緊，我會照顧我家己。」

阿母替阿谷準備灶鍋中的米粥，能吃上三日，屋角有剛挖起的蕃薯，可以用鍋蒸熟，雞蛋可以吃一顆，其他要給阿母補乳汁。看阿母懷中抱著的小妹，身邊牽一個小弟與自己道別，望向阿母走遠時的背影，或許是因為阿國離世的關係，阿谷心底總思索，阿母會不會也一去不歸，將他留在這荒田邊……

只不過這擔憂來得快去得快，當肚餓又來襲後，阿谷看著鍋內米粥提振些精神，重新思索阿母交代自己的任務，把柴火補滿，母雞餵飽，雞蛋要留下來，只能吃一顆不可再多。

旱田農事忙好後，阿谷想加熱灶鍋內的米粥，但柴火已盡，他只得去找柴火燒。直到這回自己掌控廚房時，阿谷愈來愈理解阿母所說，儘管阿國死後無棺材埋葬，但若能有棺材，阿母肯定也會劈來燒火，取暖煮吃，只因活人比死人重要，這是沒錢人家的現實。

阿谷低頭走去防風林，前方附近鄰居孩子看到他迎面而來，大家驚訝高聲喊：「水鬼的大兄來矣——」，趕緊拉開距離迴避阿谷。

因為阿國掉在坑中溺斃，所以自己也同樣是水鬼瘟神，絕對不可靠近，阿谷又忍不住委屈，只不過感傷過去還是要面對現實，儘管內心惆悵，阿谷還是得撐起身子走過人們盯視的目光，去防風林撿柴。


未到午時，阿谷走在林間，便聽到四處響起青蛙鳴叫。

「嚶——嚶——嚶——」

水氣正盛，青蛙在林間叫得囂，聲響迴響在踏過的碎葉聲中，只是聽著叫聲，阿谷得不太對勁，林蔭之間光影搖晃，眾多青蛙在林間彷彿化身為靈，聲聲叫喚自己。

「阿兄——」

阿谷彷彿聽見阿國呼喚，聲響混雜在林間傳來的各種蛙聲中，阿谷喘息回望，懷抱柴火慌張跑出林間，遠遠看到戰車大坑，竟忍不住雙腳發顫，也不敢踏近土坑一步，心底竟想，或許阿國仍在水坑裡浮沉，整個人半掩在水面中，就如青蛙一樣用半隻眼睛瞪著天……



阿谷轉身快步走回家，但隨即停下腳步，一股念頭卻在心中冒起，這說不定這是阿國留給自己的機會呀——

正因為其他孩子害怕阿國化身水鬼，所以無人敢靠近水坑，水坑之中的青蛙無人撈取，才会有如此狂躁的蛙鳴啊……

阿谷釐清現實，才忐忑的緩步走回大坑，低頭看，水坑內沒有想像中的阿國化身為妖，而是眾多青蛙正密密麻麻在水中浮起落下，彼此腳踏疊背，在水面上往上一跳，撞到土坑壁後徒勞無功落回水中。

阿谷看傻眼，才低頭發現腳邊也有隻大虎皮蛙，頭部膨脹看來有些怪異，阿谷索性低下身眯眼看清，這才發現腳邊這一隻大蛙的口中，竟有隻小青蛙的臉，原來是大蛙一口咬下小蛙卻無法吞下，這景象讓阿谷嚇一跳往後踉蹌一跌，踢著這隻虎皮蛙撲通一聲回水坑。

阿谷恍然大悟，先前垂釣青蛙的阿伯說過青蛙會吃青蛙，最初還以為這是玩笑話，這才知曉母蛙產下的蝌蚪會彼此相吃，成為青蛙後，若是無蟲可吃，也會彼此相吃，坑中的青蛙，就是靠大吃小而活下來。

阿谷突然發覺，青蛙嘔聲叫就像阿國叫喚自己向前，或許阿弟在此溺死，已經化身為大蛙——大喊著「吃我」——阿谷低頭看向滿水坑青蛙鳴響，嗚哇，嘔嘔，呼呼，咕嚕，嘶嘶，


風吹草動混合蛙鳴，再混合自己飢餓的腹鳴，一隻大蛙正在他腳邊反覆撞上，阿谷索性抓起青蛙，看青蛙大大雙眼正看向自己，蛙口開合，看來彷彿在說話。竟然激起阿谷腹鳴咕嚕……

明明還是溜滑的蛙，黏液如鼻涕沾滿手，阿谷心底冒起的死亡恐懼，竟被上回烤蛙時的滿足給驅趕到一乾二淨，阿谷喚起飽食的回憶，口水便滿滿吞下肚，原來自己的饑餓也如一個戰車大坑，雷陣雨也無法填滿其中。

阿谷站立許久，隨即明白飢餓比不安更強悍，他在路邊折根長竹，將最尖端的竹枝折下，成為一米長的刺竹槍。阿谷便站立在坑邊往水坑內隨便刺，一隻大蛙隨即被竹尖穿腹，竹槍一抽，蛙便被拉起，懸空而落坑外草地上。滿滿蛙坑不用多瞄準，阿谷的竹槍效率極佳，一下子便勾上十來隻蛙。

阿谷刺上兩串大蛙來到溝渠邊，只是這次他不用石刀，直接用指甲刺剖青蛙破裂的腹皮，指頭伸入青蛙腹中掏出粉色內臟。儘管只有自己在家，但阿谷思索著，這些青蛙肯定不能帶回家煮，要是被阿母發覺殘存的線索，阿母又要生氣責打他。這次，阿谷回到林間尋找乾枝葉來燒火，掀開落葉一隻褐色樹蛙跳開，不免讓他一驚，或許青蛙都是阿國顯靈，要他別忘卻阿國的存在……

阿谷真的太餓，摸著口袋拿出番仔火，上次燒去的火柴僅剩一根可用，他趕緊蹲下摩擦火柴棒，細心照顧這紅橘火苗成



為篝火。阿谷屏息深怕火焰熄滅，便將處理好的蛙肉插上火堆旁。有隻蛙未死透，腿腳正在火燄旁掙扎，沒多久就傳出肉香，這是脂肪在火燄高溫下的香氣反應，肉味香氣不是米粥或是蕃薯能比，烤火數分鐘後，青蛙已烤得烹香，炙燙的蛙腿肉依然粉嫩，阿谷小心用木片挑去一塊蛙皮，再咬下蛙肉口中咀嚼，讓舌頭感受肉汁在舌尖迸裂的甜美。

只是阿谷一邊吃蛙，一邊又回想阿弟，或許青蛙真是阿國變成——那自己是在吃阿國的肉嗎？阿谷不免回想那隻被大蛙吞下的小蛙，儘管些許不安，但飢餓隨即又驅走不安，蛙肉滋味太豐美，阿谷坐在火光前，吸吮自己沾上蛙肉汁的指頭。

日本士兵說這是讓戰車掉下的大坑，阿谷心底卻想，哪來的米國戰車，會不會戰爭都是騙人的？戰爭是大人的事，但飢餓卻是小孩的事，掉入坑中淹死的也是孩子，人世真不公平啊。

阿谷肚子咕嚕響，入夏前又雨又晴的日子，青蛙與蟬聲齊鳴，阿谷卻突然聽到此生最奇怪的蟬聲，咿鳴——咿鳴——阿谷永遠都無法忘記，那是遠方高雄港區的防空警報，穿過漫長距離而來已變了聲，阿谷最初在林間還以為這是蟬聲，直到阿谷滿口蛙肉，仰頭看到美國轟炸機成群飛過頭頂，轟轟聲響飛往數公里遠的高雄去。

一九四五年的五月三十日，此時此刻的阿谷仰頭髮愣，從防風林的樹冠縫隙看著轟炸機腹，內心怎能不恐懼，但阿谷卻

並沒有逃走，只因火堆邊的烤蛙尚未吃盡，儘管不安，儘管害怕死亡，但阿谷就算要死也要當飽吃鬼——遠方高雄天空中編隊的美軍轟炸機，正落下一顆顆炸彈屁，而阿谷眯著眼，一把抓起竹籤上的烤蛙啃咬，閉上眼感受蛙肉多汁與鮮甜，一張嘴拼命咀嚼個不停。